

董啟章在香港繼續書寫

剛剛過去的香港書展，董啟章繼劉以鬯、西西、也斯、陳冠中後成為第五位「年度作家」。這個把香港城融入自己虛實交錯筆端的作家，用他綿長、精密的「自然歷史三部曲」征服了兩岸三地的衆多讀者。

在香港，寫作從來不是易事，董啟章寫了二十多年，其間也不免和各種現實限制鬥智鬥勇。書展期間，他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給後代一個有文學的未來》，裡面這樣寫道：「我期待將來終於有一屆書展年度作家，不須再回答『為何環境這麼惡劣還能寫下去』這樣的問題。並且在被問及『怎樣才可以像你一樣成為作家』的時候，能毫不猶豫地告訴面前的年輕人：『不用擔心！你儘管去寫吧！無論能不能成為作家，文學都會是你在這個地方活下去的理由之一。』」

董啟章畢業於香港大學，學的是比較文學。1992年在雜誌上發表文章，首篇小說名為〈西西利亞〉。他說，選擇成為作家，在早期於他並不是一個多麼清晰的意願，直到1994年，他的小說〈安卓珍妮——一個不存在的物種的進化史〉得到了台灣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後，才開始明確地想要繼續把文學這條路走下去。之後他在寫作上作各種嘗試，《紀念冊》、《小冬校園》與《家課冊》等以校園為背景的短篇小說集成成功吸引了年輕讀者的目光，而「V城系列」更是成為了書寫香港的代表作品。

夾縫中尋求突破

在香港，當一個全職作家簡直是種奢侈的生活。剛開始創作時，董啟章也曾任其他兼職幫補生活。他甚至曾經開過一間小公司，叫「董富記文字工藝」，教創意寫作，幾乎可算是香港地第一個嘗試這方面教學的組合。後來教改，很多學校都希望找作家去校內開班，董啟章的寫作班突然火了起來，「有時每天都去不同的學校，長期做下來就像是上班，都挺花時間。」有些學校很鼓勵，學生也很有興趣，教起來自然有些成就感；但也有些學校純粹把寫作班當作是語文補習班，學生還分為「拔尖班」和「保底班」，「兩樣都不好。」他笑着說，「拔尖班已經是最優秀的學生，他們如果沒有興趣的話就會很功利，覺得這些東西對考試來說沒有用。保底班自然更沒有興趣，大家在那裡也不知道做什麼。有些學校很貪心，全級的學生一起分成不同的班來做，有時我幾天內就要教200個學生。」回憶當時這寫作外賴以維生的工作，董啟章忍不住苦笑，也慨嘆，這樣的教學其實離「文學教育」相距甚遠，「寫作班可能只是一種趣味性的、創意的活動，文學則是更深層次的東西。」但在他之後，不少作家也開始循着這條路進入校園。「好像形成一個新的渠道，也是件好事，給一些年輕人機會，他們想寫作，但是也要生存。」

要應付生活，時間切得七零八落，自然會影響寫作。董啟章常說：「每個作品都要先找到自己的形式。」他早期的創作以短篇為主，一方面固然便於作多種嘗試，為將來的長篇創作積累經驗與素材；另一方面，他想，大概也是要因應香港這種繁忙而碎片式的生活而作的調試。比如後來創作《地圖集》時，他也是尋找一種比



較「彈性」的形式，把一個概念分成不同的單元，每個部分可以花費較少的時間去單獨完成，然後再組合在一起成為整體。雖然有點「為形勢所迫」的味道，但在各種限制下設法突圍的嘗試，反而帶來許多驚喜，到現在，虛構香港地理歷史的《地圖集》仍然是許多讀者津津樂道的作品。

一直延續的「大部頭」工程

2000年之後，董啟章開始建構自己的「大部頭」世界，自然史三部曲——《天工開物·樹樹如真》、《時間繁史·啞瓷之光》和《物種源始·貝貝重生》，洋洋灑灑一百五十萬字，「驚呆了」讀者小夥伴們。這個孜孜不倦地，用一種異常繁複、前衛又精細的方式書寫着香港的作家，也似乎成為了這個城市中的「異類」。

許多人說，董啟章的風格很「歐洲」，那種或環環相扣，或平行相望的結構；那種有些迂迴、隱晦又似乎暗伏密碼的敘述；那種抽而不離、虛虛實實的感覺，都不是老美那種短促直接的路數，而是更有「歐洲範兒」，或者，更有普魯斯特範兒。董啟章說，他自己也是喜歡歐洲文學多一些，說讀書的時候學比較文學，當時就沒有美國文學這一門，教授也多來自歐



洲，來自英國，所以在傳統上面更靠那邊近一些。他也坦誠自己對普魯斯特的着迷，「他敘述的方式覺得很吸引，也知道他的小說的規模，包涵了很多東西，但本科時候來不及看完他整套的作品，於是在碩士的時候就選擇了他作為研究的對象。他的句式、思維，有時是內在的，有時又是外在的，包涵了很多不同範疇的知識在裡面，繪畫、音樂、哲學，就像一本百科全書。那是一個長篇小說的規模。」

到了自己開始寫作，他不敢貿貿然從長篇開始，「開頭的時候自己雖然試過，但也覺得不是很容易把握，還是要從短的開始寫，頭十年就是這樣的想法。但是慢慢地這類型的也寫了一批了，在形式上面已經用盡了自己可以發揮的東西，也積累了一些東西，要用一個大的規模才能處理到，而或許我早期受到普魯斯特的影響也開始慢慢浮現了，於是便開始了長篇的寫作。」

董啟章說，自己對複雜的結構的確有偏好，喜歡一種很系統性的章節、層次的搭配，「這可能是我思維的習慣，我很需要一個這樣的框架，然後才可以有把握去寫。《天工開物》的時候，其實依然保留了類似短篇的做法，每個章節都有小小的獨立性。雖然有故事，但故事也不是完全順次序的。」今年4月底，董啟章的新書《美德》由台灣聯經出版公司出版。新作被稱為「自然史三部曲前言後語」，故事承接《學習年代》，成為之後長篇故事的序曲。董啟章說，從《天工開物》到《美德》，自己的風格也有了相應的變化。從角度來說，《天工開物》仍然偏向於一個自我的內在在世界，「整件事情好像籠罩在『我』的心理狀態中。」《時間繁史》則嘗試走出這個層面，帶入一些其他的人物，《學習年代》也延續了這個。而從主題來說，《天工開物》比較偏向歷史性的記敘方式，「之後一直延續下來會讓人覺得時間似乎越來越切近當下，但其實我的設定是更遠些的，有些更近未來的感覺。」

從個人歷史到香港的時代變遷，董啟章的「大部頭」延續下去，好像和香港一同流轉。問他如何看待自己在香港文學發展中的位置，他笑着說，「可能是中間吧。年輕的時候，我們讀西西，看劉以鬯，從他們的作品中去認識香港文學，也用了某些他們的方法去寫和看香港。現在，我也希望可以找出自己的東西，走出自己的一條路，也讓後面更年輕的人可以循着走下去。文學的路很模糊，希望我的軌跡可以為他們提供一種借鑒。」

書評

文：潘啓雯

都市當中的「逃跑」與「追尋」——解讀安部公房「都市失蹤三部曲」

早在與2014相隔有20年的1994年，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憑借其作品《個人的體驗》和《萬延元年的足球隊》而獲得了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當時很多歐洲人還以為是安部公房獲獎了，因為安部公房在當時的西方影響更大。三島由紀夫生前曾經說過：「安部公房的創造性和深刻的寓意，對日本現實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力……充分展示了其文學天才。」

中文世界讀者之前是通過《赤蘭》、《牆》等作品開始認識安部公房的，他的「都市失蹤三部曲」——《砂女》、《他人的臉》、《燃燒的地圖》於2014年4月由上海九久讀書人文化實業有限公司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策劃翻譯引進（其中《燃燒的地圖》為內地首度引進），更是讓中文世界的讀者對這位作家有更為全面和深入的認識。

眾所周知，存在文學往往是「着力描繪或揭示人在陰暗、荒誕的周圍世界中無以自拔、無能為力的處境，意在使人震醒」。在安部公房的許多作品中也都貫穿了這一主題。《砂女》講述了一個叫仁木順平的中學教員，因厭倦平時單調枯燥的生活，某天利用休假到海邊沙丘地帶採集昆蟲標本，他在沙丘地帶發現一個奇怪的村莊——村民住在沙丘形成的砂洞的底部，而且依靠繩梯上下進出。安部公房是在以荒誕滑稽的情節曲折地隱喻現世中人的悲劇性命運：即以主人公逃離原來的生活環境來到沙丘村莊及在沙洞中的生活來象徵隱喻當時日本社會和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中人的存在狀態——迷失自我。1962年創作的《砂女》，把此種存在的無奈和恐懼推向了一個藝術表現的高峰。那徒勞的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和最終無法逃脫的環境，莫不就是人類生存的終極象徵。

「《砂女》以逃遁者作為主人公，這部作品反過來以追尋者作為主人公。都市……僅僅是他人的沙漠……在這個迷宮裡，偵探逐漸迷失自我。我並沒有講述希望，但我也不是講述絕望……燒燬自己的地圖，走進他人的沙漠，除此之外，沒有別的任何出發點，因為這是都市的時代……」安部公房如此指出了《砂女》和《燃燒的地圖》內在的關聯，在於「逃跑」與「追尋」，作者想借此探尋在「這個都市的時代」，人是否有出路所在？

《燃燒的地圖》有一個偵探小說的「外殼」，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寓意卻很深刻。主角是個追查失蹤者的男子，在都市——那迷宮之中，他在搜尋目標的過程中忘卻了目標的存在和他自己的使命。最終，他燒掉了已經不能給他指示方向的「地圖」，在如同沙漠一樣荒蕪的大都市中，他感覺到自已反而成了一個被追蹤者，有不知名的追蹤者正在追蹤他。於是，他開始了自己的逃亡，由一個追蹤者變成了一個逃亡者。小說表達了人在高度商業化、都市化和物質化的世界裡生存的強烈不安感，以偵探小說的形式，一步步地將讀者一起引入一個精神的絕地裡，去進行絕對思考。

《他人的臉》給人們展示的則是一個孤獨生存境遇。40歲的主人公是某高分子化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砂女》

作者：安部公房

譯者：于榮勝

出版：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年4月）

在一次實驗中由於液體氮氣爆炸造成毀容。喪失了「臉」的他從此失去了與別人的交流機會，人人對他敬而遠之……斷斬了與世界之間的聯繫，也就消失了人的本質，從而生活在深深的絕望和孤獨之中。為了從妻子那裡得到原本的愛情，他請人製作了一個面具，去誘惑他的妻子和他做愛，試圖找回真實的自我。但是，他還是無法確定自我的身份，在迷途中他越走越遠……

安部公房的《他人的臉》1964年出版，也是他的另一部力作。卡夫卡《變形記》中的格里高爾主動求死，《他人的臉》中的「我」雖然無奈之下接受本我已死的事實，但本質上極為恐懼和不情願。在生死天平上，卡夫卡「避死就死」，提倡死生平等，追求的是精神的永生，書寫的是寓言式的、符號化的生和死；安部公房「避死就生」，重視活着的現實意義，追求的是實體的存在，記錄的是實在的、當下的、真實的生和死。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人的臉》中心主題在探討「現代」——現代人，現代人的行為、思考、感受。它存在於（《砂女》）偏僻海灘的砂洞裡，也同樣存在於都市（《燃燒的地圖》或《他人的臉》）當中；它是我們所熟悉、生活其中的一部分，但卻又如此地捉摸不定，仿若一無所知。

書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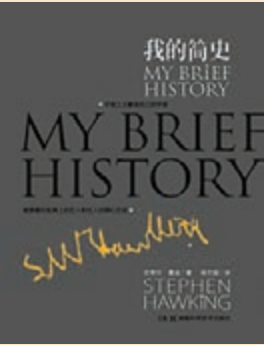
圖文：草草

我的簡史

作者：史蒂芬·霍金

譯者：吳忠超

出版：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



史蒂芬·霍金在本書中講述了自己從戰後的倫敦男孩成長為國際學術巨星的歲月。書中附有大量罕見照片，並以簡明、風趣、坦誠的筆風讓讀者了解在過去著作中難得一見的霍金：被同學起綽號為「愛因斯坦」的喜歡追根究底的小學生；曾和同事為特別黑洞存在打賭的開玩笑者；在物理學和宇宙學世界博取立足之地的年輕丈夫和父親。霍金還傾談了他21歲時被診斷出ALS病後面臨的挑戰。本書追蹤霍金的思想家生涯，解釋他早天的前景如何迫使他取得一個又一個智慧的突破，還論及他的傑作——20世紀標誌性著作之一的《時間簡史》的本源。此書為讀者打開了通往霍金個人宇宙的一扇窗戶。

死神的浮力

作者：伊坂幸太郎

譯者：李彥樺

出版：獨步文化



《死神的精確度》作者伊坂幸太郎醞釀8年之作。死神千葉回來了，他的任務是觀察特定人類，七日內判定此人的生死存亡。這回，他被指派觀察暢銷男作家山野邊遼……

一年前，山野邊年僅10歲的幼女慘遭殺害，他已掌握證據並認定兇手正是鄰居本城崇，但因本城崇行兇前做好縝密規劃，在一審時脫罪。無法在體制內獲得正義的山野邊決定不再上訴，決心賭上一切代價，偕同妻子親手制裁殺人兇手。被死神盯上的復仇者，是否能順利了結心願，為愛女報仇？與此同時，本城崇也被另一名死神盯上，狠心殺害無辜女童的他，是否也將會得到應有的制裁？

史蒂芬金的14張牌

作者：史蒂芬·金

譯者：林師祺

出版：皇冠文化



十四個最黑暗的故事，在十三張黑桃與一張鬼牌的安排下，即將一一被揭露……收錄「歐亨利最佳短篇故事獎」得獎作〈黑衣男子〉、電影〈1408〉原著、〈黑塔〉番外篇〈伊路利亞小姑娘〉等最新短篇傑作。每篇故事均附加作者小記，大師的內心世界與寫作靈感全面公開。十四張牌千變萬化、風貌各異，唯一的共同點是都呈現了故事大師史蒂芬·金超乎凡人的才華、出人意表的創意、獨樹一格的幽默，以及無可言說的魅力。

已毒不悔

作者：九把刀

出版：春天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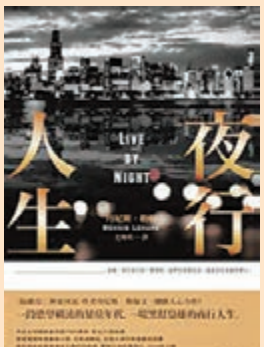
九把刀最新作品《已毒不悔》即將登場，更精選港台插畫家聯手演繹九把刀珠玉奇想。這個世界，或許真的很需要誠實。有時，人類倚賴謊言，只是純粹想遮掩自己狼狽的不完美吧。九把刀：「無法燒毀的虛偽，就扔到故事裡點燃革命吧！」

夜行人生

作者：丹尼斯·勒翰

譯者：尤傳莉

出版：讀齋出版



波士頓，1926年。在禁酒令的限制下，私釀酒廠、地下酒吧、幫派分子與腐敗警察形成盤根錯節的網路。身為高階警官之子的喬·考夫林，脫離了童年時代的小偷小盜，投身全波士頓最可怕的黑幫之一。喬在幫派裡一路往上爬，從眩目華麗的爵士時代波士頓，到慾望橫流的佛羅里達坦帕拉丁區，再到古巴的酷熱街道。

《夜行人生》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史詩，中間穿插着忠誠的友人與冷酷的敵人，兇悍冷酷的私酒販子與美艷魅惑的蛇蠍女，引用《聖經》的福音布道人與殘暴的三K黨——他們全都為了生存與各自的美國夢而奮戰。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